

# 漢語方言“曉得”的用法 與另類語法化方式<sup>\*</sup>

蘇俊波

**提 要：**湖北鄂西北、隨州和湖南祁東、東安等方言中，“曉得”具有疑似假設標記、不確定義、表示程度、否定等用法。這些用法是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中沒有的，且在漢語史文獻中找不到來源及變化的過程。如果試圖通過動詞（結構）的重新分析來解釋這些方言中“曉得”用法的語法化，我們很難找到“知曉、認識、明白”等動作行為義虛化為假設義、不確定義、否定義和高強程度義的途徑和中間狀態，也無法說清聯結、否定和表量功能的獲得方式與原因。通過分析我們發現，漢語方言中“曉得”疑似假設標記、不確定義、表程度和否定等用法的產生，不涉及自身語義變化，而是採取語用模式，由所處語境賦予，是“曉得”所處的句法結構和環境共同作用並轉移到“曉得”身上的結果。“曉得”的語法化提供了一種新的語法化方式，與自身演變發展的本體語法化不同，是一種語義功能來自外部賦予的外賦語法化，其語法化機制是轉移，動因是“省力”和“明晰”兩條原則的互相競爭。

**關鍵詞：**漢語方言；曉得；外賦語法化；轉移

## 一、漢語方言“曉得”的用法

### 1.1 鄂西北方言“曉得”用法

鄂西北方言表示“知曉、認識、明白”等義使用動詞“曉得”，否定形式為“不曉得”或“找不到”。例如：

- （1）我曉得好多她的事兒。
- （2）——你曉得他吧？——我不曉得。
- （3）——你曉得你不去會咋樣嗎？——找不到。
- （4）我就曉得你要來。
- （5）我不曉得你的意思。

<sup>\*</sup>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鄂西北四省市過渡地帶方言語法調查與比較研究（20BYY039）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蘇皖鄂贛江淮官話與周邊方言的接觸演變研究及資料庫建設”（19ZDA307）支持。

(6) ——你曉得他是誰個兒，從哪兒來，搞啥子的吧？——找不到。

上例都是由“曉得”構成的主謂句，後面所帶賓語，是“知曉、認識、明白”的對象和具體內容，既可以是名詞性成分（例1、2、5），也可以是小句（例4）、複句（例3），甚至是句群（例6）；既可以是現實世界存在的事物（例1、2、5），或已然、正在、將然發生的事件（例4、6），也可以是可能世界中的事物或事件（例3）。

“知曉、認識、明白”了什麼，會做出相應的反應，由“曉得”構成的主謂句，常常出現在具有假設關係的複句中，一般作前一個分句，表示產生後一個分句結果的假設條件。前面可以加上表示假設關係的關聯詞語“如果、假如、要是”等。例如：

(7) 曉得他來，我不來嘍。

(8) 曉得要下雨，你就帶把傘。

(9) 要是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小王多開幾家店。

“曉得”的主語和後一個分句的主語相同而省略，也可以前一個分句帶上主語而後一個分句省略。當然，有時為了強調主語，也可以前後同時出現。例如：

(10) 我曉得他來，我不來嘍。

(11) 你曉得要下雨，就帶把傘。

(12) 要是小王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多開幾家店。

“曉得”帶的賓語可以是現實世界已然、正在、將然發生的事件，如例（7）（8），也可以是可能世界有可能存在或發生的事件，如例（9）。這種複句表達的是一種虛擬性假設關係，在說話人自己營造的、為聽話人所理解的虛擬世界中，前一個分句作為條件，導致或期望後一個分句作為結果出現。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違實性假設，與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實完全相反的前一個分句條件，引出明顯違反事實的後一個分句結果。如例（7），現實世界中，我不曉得他來，我來了。虛擬世界中，我曉得他來，我不來。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實完全相反；二是推斷性假設，在前一個分句條件下，推斷出會出現後一個分句結果。如例（8）“帶把傘”是“曉得要下雨”後推斷出的結果。例（9）同時包含兩種情況：現實世界中“小王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和引出的結果“多開幾家店”與事實不符，就是違實性假設；不管現實如何，可能世界中“多開幾家店”是“小王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後推斷出的結果，就是推斷性假設。

推斷性假設重在客觀地展現某種條件下事物的發展結果，違實性假設則是在說話人明知道與事實不符的前提下，故意虛擬出一個與事實相反的條件引出一個違反事實的結果，目的在於對現實事件進行主觀否定，表達自己強烈的情感態度。例（7）事實是說話人不曉得“他”會來而來了，“他”來讓說話人感到不情願、不高興或厭煩，後悔自己來，為了表達真實的意思不想見到“他”，說話人用一個虛擬的假設，試圖主觀否定掉自己已來的事實，希望與事實相反的情況出現。例（9）用一個與事實相反的假設，表達小王對“不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和沒有“多開幾家店”的事實感到後悔或遺憾，希望這個事實沒有發生，而與事實相反的情況能夠出現。

這種假設複句，還可以接着帶上後續小句，構成不同關係的多重複句。例如：

(13) 曉得他來，我不來嘍，也不會受這個氣。

(14) 曉得要下雨，你就帶把傘，要走很遠的路。

(15) 要是曉得開店肯定賺錢，小王多開幾家店，但是世上沒有後悔藥。

上面三例都是二重複句，例（13）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假設關係；例（14）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因果關係；例（15）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轉折關係。

如果在語境中交際雙方對假設的條件都已確認，完整形式的假設複句可以省略“曉得”的賓語，而表達的意思不變，前面也能加上表示假設關係的關聯詞語“如果、假如、要是”等。這種省略“曉得”賓語的假設複句，我們稱之為“省略形式”。例如：

（16）（如果）曉得，我不來嘞。

（17）（假如）你曉得，就帶把傘。

（18）要是曉得，小王多開幾家店。

省略形式的假設複句還可以進一步取消停頓變成一個緊縮複句，“曉得”與後一個分句結合在一起，直接引出假設條件下的結果。我們稱之為“緊縮形式”假設複句。緊縮形式一般不再添加表示假設關係的關聯詞語“如果、假如、要是”等。例如：

（19）曉得我不來嘞 / 我曉得不來嘞。

（20）曉得你就帶把傘 / 你曉得就帶把傘。

（21）曉得小王多開幾家店 / 小王曉得多開幾家店。

省略形式和緊縮形式的假設複句，也可以像完整形式的假設複句帶上後續小句，構成多重關係，能添加相應的關聯詞語加以標記。例如：

（22）曉得（，）我不來嘞 / 我曉得（，）不來嘞，也（就）不會受這個氣。

（23）曉得（，）你就帶把傘 / 你曉得（，）就帶把傘，（因為）要走很遠的路。

（24）曉得（，）小王多開幾家店 / 小王曉得（，）多開幾家店，但是世上沒有後悔藥。

普通話中也有類似“曉得”的“早知道”，但用法要稍微狹窄一些。只有用“早知道”構成違實性假設複句的用法，沒有“早知道”構成推斷性假設複句的情況，這可能是受到“早”的語義制約。郭光、陳振宇（2019）認為“早知道”具有反敘實特點，是由實義結構語法化而來的假設標記。白新杰（2021）指出“早知道”具有反敘實的語言特徵，主要用於對過去的虛擬，是一種反事實、反預期的話語標記，同時還有表假設義的用法，是一種假設標記。

他們都把“早知道”看作是一個假設標記，但白新杰（2021）沒有具體說明“早知道”是怎樣表假設義，以及假設義如何產生的，可能認為“早知道”主要用於對過去的虛擬，而假設關係正是具有虛擬性特點。郭光、陳振宇（2019）以在肯定的句法環境下體現出非敘實的特點，在否定的句法環境下體現出反敘實的特點的“知道”，推斷出“早知道”其反敘實表現造成實義結構語法化，重新分析為假設標記。舉的例子如下：

（25）早知道讓他來出面，事情就好辦了。（斷刃天涯《仕途風流》）

（26）你們看，幾個生意沒有了，早知道，我們先烤鍋貼就好了，現在可能就有的賣了。

（白卯《城市邊緣人的生活》）

（27）此刻張天涯不禁有些後悔，早知道把這關安排靠後一點就好了。（雲東流《劍意》）

（28）早知道請周杰倫配樂，這部好萊塢至少多賣10億！（土豆網2017.10.19）

確實，正像郭光、陳振宇（2019）所說，上例把“早知道”替換為“如果”，並不影響對句子基礎語義的理解。但是，僅憑可以替換和反敘實的特點，就斷定“早知道”由動詞結構重新分析為表假設關係的連詞，缺乏語義虛化的中間狀態和語法功能的獲得細節。何況，郭文所舉例子與上文例（13）—（15）、（22）—（24）其實一樣，都是“早知道、曉得”假設複句帶

上後續小句，構成的多重複句，例（25）（27）（28）是“早知道”緊縮形式的假設複句，例（26）是省略形式的假設複句，且“早知道”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的是假設關係，“早知道”假設複句是產生後續小句結果的假設條件。例（25）上下文為：“我把張啟德給弄來了，有他在，來搗亂的肯定是要倒楣的。”朱子揚一聽這個話，開心的一拍腦門，顯得有點懊惱的說：“××，我怎麼早不想起他？早知道讓他來出面，事情就好辦了。”完整形式的假設複句是“早知道有他在，來搗亂的肯定是要倒楣的，就讓他來出面”，說話人明知道與事實不符的前提下，故意虛擬出這個條件，引出結果“事情就好辦了”，是為了表達對現實中相反事實的不情願、不滿意，以及自己的“懊惱”之情。“早知道讓他出面”是完整形式假設複句的緊縮形式，整個複句作為後續小句的假設條件，假設關係由緊縮複句和後續小句共同體現，前面可以加上表示假設關係的關聯詞語“如果、假如、要是”等來標記，而不是“早知道”表示假設義，標記假設關係。緊縮形式假設複句假設條件的省略，使得“早知道”用法懸空，且正好處於句首假設標記的習慣位置，很容易把它當作假設標記，替換為“如果”也並不影響對句子基礎語義的理解。

也有“早知道”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其他關係的。例如：

（29）夥計道：“早知道我應該叫你去看看的，他挖起蚯蚓來，實在是姿勢美妙，有板有眼，比京城的名角唱戲還好看，你錯過了實在可惜。”（《陸小鳳傳奇》）

（30）早知道我就什麼話也別說！省得你受那些話的影響，弄得現在這麼疑神疑鬼的！（《鬼丈夫》）

（31）她一走進福佑藥房，便發現自己這身衣服很不合適，在那一片藍色的和灰色的衣服中間顯得特別刺眼，早知道應該換身素淨的衣服來，可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上海的早晨》）

例（29）“早知道我應該叫你去看看的”是違實性假設複句“如果早知道這樣，我應該叫你去看看的”的緊縮形式，它和後續句“他挖起蚯蚓來，實在是姿勢美妙，有板有眼，比京城的名角唱戲還好看”構成前果後因的因果關係。例（30）緊縮形式的假設複句“早知道我就什麼話也別說”和後續句“省得你受那些話的影響，弄得現在這麼疑神疑鬼的”構成目的關係。例（31）緊縮形式的假設複句“早知道應該換身素淨的衣服來”與後續小句“可是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構成轉折關係。雖然“早知道”假設複句和後續小句構成的關係不同，但“早知道”本身應該性質相同。我們不能因為“早知道”在例（29）中能替換為“因此、所以”，並不影響對句子基礎語義的理解，就認為“早知道”表示因果義，來標記因果關係；也不能根據（30）（31）關聯詞語在後續小句前，“早知道”無法替換目的、轉折關係連詞，就說“早知道”不表示目的義、轉折義，不標記目的、轉折關係。

如果僅從形式上的替換和語義上的相關，就判斷語法成分的功能、性質及其語法化來源，我們注意到，同一個語法成分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形式表現和不同的語義理解，那麼，能說它一定具有不同的功能、性質和語法化來源嗎？如果說“曉得、早知道”構成的緊縮形式的違實性假設複句，後面帶上後續小句，且與後續小句再構成假設關係時，用於對過去的虛擬，具有反敘實特點，“曉得、早知道”替換為“如果”，並不影響對句子基礎語義的理解，它們表示假設義，由實義成分語法化為標記假設的功能成分，如上例（25）（27）（28）。那麼，它們不帶後續小句單獨使用時，雖然還是對過去的虛擬，具有反敘實特點，但“曉得、早知

道”不再能替換為“如果”，不能表示假設義。根據其語義上反敘實特點和形式上可在主語前後變化，很容易把“曉得、早知道”理解為表達違逆說話人（或主語）主觀意願的逆意語氣副詞。如上例（19）“曉得我不來嘍 / 我曉得不來嘍。”例（21）“曉得小王多開幾家店 / 小王曉得多開幾家店。”例（25）“早知道讓他來出面。”例（27）“早知道把這關安排靠後一點。”例（28）“早知道請周杰倫配樂。”語氣副詞和假設連詞的區別，僅僅是因為帶不帶後續小句造成的嗎？

## 1.2 湖北隨州方言“曉得”用法

與鄂西北毗鄰的隨州方言中，“曉得”有不確定義用法。例如：

（32）曉得明作兒明天下不下雨。

（33）曉得下午放假吧。

（34）曉得他啥時候來！

陳述、感嘆句中“曉得”後面帶上正反問句或特殊問句，不是陳述知道疑問的內容，而是表示對疑問內容的不確定，“曉得”前不出現主語，不作動詞用。例（32）不是表示知道明天是否下雨，而是表示不確定明天是否會下雨。例（33）不確定下午是否放假。例（34）不確定他什麼時候來。相較對動詞“曉得”進行否定表示的不確定，比如“不曉得明作兒下不下雨”“不曉得下午放假吧”“不曉得他啥時候來”，不確定義要更加強烈一些，同時會帶上說話人的厭煩、不耐煩等情感態度。

這種用法的“曉得”也可以用於對話中，針對發話人的疑問或陳述給予回覆，表示對疑問或陳述內容的不確定，後面一般要帶上句末語氣詞“奈”，對不確定義進行語氣上的加強。

（35）——找不到明作兒明天下不下雨？——曉得奈！

（36）——聽說下午要放假。——曉得奈！

（37）——打了一晚上牌，就我輸了不少。——曉得奈！

## 1.3 湖南祁東方言、東安土話“曉得”用法

湖南祁東方言、東安土話中，“曉得”有表示高強程度和表示否定兩種特殊的副詞用法。

祁東、東安方言“曉得”用在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形容詞等謂詞性詞語前面，表示高強程度，相當於普通話的“非常、格外、尤其”等，但語氣較之更為誇張，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胡靜，2018；唐萍，2019；周娟，2021；曾芳，2016）例如：

（38）曉得爪啊你！東抓抓西抓抓，抓半天格外笨拙啊你！東幹幹西幹幹，幹半天！

（39）渠曉得相信那隻人個話了，覺得別個打隻屁只是香個他非常相信那個人的話，覺得別人放個屁都是香的。

（40）阿姨曉得會打牌去了阿姨最會打牌了。

（41）渠看上一個曉得水靈的妹唧他看上一個格外漂亮的姑娘！（祁東方言）

（42）這個人話曉得多這個人話特別多！

（43）我媽媽煮菜曉得好吃我媽媽做的菜特別好吃！（東安土話）

祁東、東安方言表示否定的“曉得”只用在對話的答語中，對對方的謂語進行委婉地否定，前面一般不出現主語，帶有鄙夷、不屑、嘲諷等貶義色彩。（胡靜，2018；唐萍，2020；

曾芳，2016）例如：

- (44) ——敏妹唧蠻喜歡老弟 敏敏很喜歡老弟。  
——曉得喜歡。一天得渠打耙個樣並不喜歡。一天被她打耙耙一樣。
- (45) ——看你隻崽讀初中就戴起眼鏡了，怕是蠻會讀書吧 看你家兒子讀初中就戴眼鏡了，應該很會讀書吧？  
——曉得會讀書了一點都不會讀書。（祁東方言）
- (46) ——他土話講得蠻好 他土話說得很好！  
——曉得講得好 說得不好；說得好才怪。
- (47) ——那個人啊，最有錢！  
——曉得有錢沒有錢。（東安土話）

## 二、“曉得”的語法化

從漢語史和普通話來看，“曉得”沒有上述方言中的各種用法。如果試圖通過動詞（結構）的重新分析來解釋“曉得、早知道”疑似假設標記、“曉得”不確定義、表程度和否定的語法化，我們很難找到“知曉、認識、明白”等動作行為義虛化為假設義、不確定義、否定義和高強程度義的途徑和中間狀態，也無法說清聯結、否定和表量功能的獲得方式與原因；但若是把視線放在“曉得、早知道”使用的句法結構和環境上，我們會驚奇地發現這些語義和功能並不是憑空出現的，來源原來在它們身上。

之所以“早知道”被認為是假設標記，是因為“早知道”引導的小句作為條件，與後續小句構成假設關係的複句；“曉得”具有不確定義，是因為隨州方言“曉得”可以與詢問人的疑問代詞“啥”構成“啥曉得……？”“啥曉得奈？”格式反問句，而反問“是一種否定的方式”（呂叔湘，1982）；“曉得”表示程度，是因為祁東、東安方言“曉得”可以和程度副詞“好”構成“（不）曉得好……”格式修飾動詞、形容詞，來強調其程度高強；“曉得”表示否定，是因為祁東、東安方言“曉得”可以和程度副詞“好”構成“（不）曉得好……”格式，在對話中針對對方話語作為反語進行回應，而反語是不使用明確的否定標記的否定形式（Giora, 1995）。

鄂西北“曉得”的用法，為我們展現了動詞“曉得”如何從構成簡單句到假設複句，再到二重複句的過程：“曉得”構成主謂句（例 1—6），如果帶上後續小句，作為產生後一個分句結果的假設條件，就構成具有假設關係的複句（例 7—12）；這個假設關係複句如果繼續帶上後續小句，就構成具有多種關係的二重複句（例 13—15），其中也包括假設關係（例 14）。這個過程中，如果交際雙方通過語境對假設的條件都已確認，“曉得”的賓語可以省略，完整形式的假設複句變成省略形式（例 16—18），甚至取消停頓，“曉得”與後一個分句結合在一起，直接引出假設條件下的結果，構成一個緊縮複句，省略形式變成緊縮形式（例 19—21）。“曉得”構成的省略形式和緊縮形式的假設複句，進一步帶上後續小句，構成二重關係複句（例 22—24）。不管形式上怎樣經歷由簡單到複雜的變化，“曉得”的性質應該沒有發生變化，它還是一個動詞，雖然省略了賓語，甚至直接與後續小句結為一體，但由它構成的假設複句、二重複句，複句關係可以通過添加關聯詞語進行標記，而並不是靠“曉得”來表示關係意義，

標記複句關係。只是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假設條件的省略，使得“曉得”懸空，如果構成二重複句時又恰好處於關係標記的習慣位置，很容易把它當作關係標記。郭光、陳振宇（2019）、白新杰（2021）把相同用法的“早知道”當作假設標記（例 25—28），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按這樣理解，“早知道”還可以是因果標記（例 29）；而如果構成二重複句時不在關係標記的習慣位置（例 30、31），“早知道”斷然不會被當作關係標記。由此可以看出，“曉得、早知道”疑似假設標記的用法，是動詞“曉得、早知道”構成的省略形式和緊縮形式假設複句，進一步帶上後續小句，構成二重關係假設複句時，對用法懸空的“曉得、早知道”承擔句間關係的誤解。這種誤解是在特定語境中出現的，也有可能在使用中積非成是，最終得以真正地實現，句間關係義轉移到“曉得、早知道”等句中成分身上。漢語中不乏有這樣的情況，表轉折、先後條件關係的副詞“可”、表假設關係的連詞“回頭”等都是如此。

據蘇俊波、余樂（2018），語氣副詞“可”的核心語義是表示確認語氣，基於核心語義，“可”在不同的語境中，表達不同的語用功能，並進一步發展出其他的相關語義，包括轉折義、先後條件義。“可”用於陳述句對表達命題的真確予以確認，但同時因為確認的內容與前文意思相反或相逆，與前面小句構成轉折關係複句，上下文產生的轉折語境義由於“可”的強調功能而得以凸顯，落在了處於複句關聯位置上的“可”身上，“可”帶上“卻”的意思。例如：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諸葛亮集·答李嚴書》）“可”用在先後順次實現的兩個事件之間，強調在前一個事件完成的條件下，再確認去實現後一個事件。語境中產生的先後條件語義，也因為“可”處於兩個事件的連接位置，落在“可”身上，“可”帶上“再”的意思。例如：我去莊院人家，燙熱了這酒。吃了呵，可來取我這把鐵鍬。（《老生兒》）隨着這兩種複句格式的頻繁使用，使得句間轉折義和先後條件義逐漸轉移到“可”上，成為“可”的一個固定用法。“卻”義和“再”義不是確認義的虛化，表確認語氣的用法無法直接變化為表轉折和表先後條件的用法，“可”新的語義功能來自語境的賦予。蔣紹愚（2016）認為這種現象是句法和詞義共同影響而造成的詞義演變，是由“語境吸收”而產生的意義固化。

據李宗江（2006），“回頭”在現代漢語裏表示時間概念“少等一會兒；過一段時間以後”，可以看作時間副詞，同時具有篇章連接功能，用於假設句中，已有向着假設連詞演變的跡象。例如：勸你不要捉了，回頭她叫你償命，怎麼得了？（錢鍾書《圍城》）“回頭”由“動作域”進入了“時間域”，由動詞演變為時間副詞，假設連詞用法卻不是時間副詞的進一步虛化，而是在特定的語境下，語用過程語法化的結果，“回頭”所在的位置為演變為連接詞提供了條件。《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把這種情況確定為“回頭”的連詞用法，作為它的第 5 個義項。

隨州方言中“曉得”的不確定義，顯然與“曉得”的“知曉、認識、明白”等動詞義相乖互，不可能來自動詞義的引申，增加的否定功能另有來源。隨州方言同時存在由詢問人的疑問代詞“啥”與動詞“曉得”構成的“啥曉得……？”“啥曉得奈？”格式反問句，對“曉得”的內容進行否定。例如：

- (48) 啥曉得明作兒明天下不下雨？
- (49) 啥曉得下午放假吧？
- (50) 啥曉得他啥時候來？
- (51) ——找不到明作兒明天下不下雨？——啥曉得奈？
- (52) ——聽說下午要放假。——啥曉得奈？

(53) ——打了一晚上牌，就我輸了不少。——啥曉得奈？

“啥曉得”相當於普通話的“誰知道”，由它構成的反問句相比一般否定句不僅加強了否定意味，而且還會帶上說話人的主觀情感。不知道意味着對事實的不確定，“啥曉得”反問句也表示不確定。從表意和使用上看，陳述、感嘆句中表示不確定義的“曉得”應該是反問句中“啥曉得”格式省略疑問代詞“啥”而來，其否定功能及附加的主觀情感意義是反問句反問語用功能的轉移。

祁東、東安方言“曉得”同時具有表示高強程度和否定用法的來源，也可以從其外部進行探究。祁東、東安方言動詞“曉得”可以和程度副詞“好”構成“(不)曉得好……”格式<sup>①</sup>修飾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形容詞，來強調其程度高強。上例(38)–(43)中的“曉得”都可以用“(不)曉得好……”格式替換，且誇張的語氣，強烈的感情色彩保持一致。例如：

(38') (不)曉得好爪啊你！東抓抓西抓抓，抓半天！

(39') 渠(不)曉得好相信那隻人個話了，覺得別個打隻屁只是香個。

(40') 阿姨(不)曉得好會打牌去了。

(41') 渠看上一個(不)曉得好水靈的妹唧！(祁東方言)

(42') 這個人話(不)曉得好多！

(43') 我媽媽煮菜(不)曉得好好吃！(東安土話)

“(不)曉得好……”格式，可以正面強調程度高強，也可以在對話中針對對方話語作為反語進行否定回應。當對話中對發話人的觀點、意見、看法等不認同時，因為禮貌，接話人不直接加以反駁，而是用“(不)曉得好……”格式表面上對對方話語中出現的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和形容詞的高強程度予以強調進行附和，實際上正話反說，用相反的意義替代字面意義，目的是對對方提出的觀點、意見、看法等進行委婉地否定，表明自己的態度，帶有鄙夷、不屑、嘲諷等貶義色彩。因為反語是一種回應提述(echoic mention)(Sperber & Wilson, 1981)，所以表示否定的“(不)曉得好……”格式只出現在對話的答語中。同時，不管是表示程度還是表示否定，“(不)曉得好……”格式都出現在具有量度變化的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與形容詞(結構)前，這與“曉得”用法完全一樣，上例(44)–(47)中的“曉得”都可以用“(不)曉得好……”格式替換，感情色彩保持一致。例如：

(44') ——敏妹唧蠻喜歡老弟。

——(不)曉得好喜歡。一天得渠打耙個樣。

(45') ——看你隻崽讀初中就戴起眼鏡了，怕是蠻會讀書吧？

——(不)曉得好會讀書了。(祁東方言)

(46') ——他土話講得蠻好！

——(不)曉得講得好好。

(47') ——那個人啊，最有錢！

——(不)曉得好有錢。(東安土話)

① 祁東方言調查人為周娟，28歲，教師；東安方言調查人為唐建福，52歲，教師。祁東方言也可以構成“曉不得好……”或“曉不好……”格式表示高強程度。例如：咯餐飯吃得曉不得好飽！咯餐飯吃得曉不好飽！見唐萍(2019)。

“(不)曉得好……”格式表示高強程度在漢語方言中分佈較廣(有的方言用程度副詞“幾或多”),據姜其文(2023),客贛方言江西大部分地區、湖北大冶、咸寧,江淮官話黃孝片的湖北孝感、黃陂、安陸、黃梅、黃州、團風,西南官話的湖北武漢、宜都等都有表現。同時具有表程度和否定的用法,還出現在湖南岳陽縣黃沙街鎮(陳艷,2011)、安徽樅陽方言<sup>②</sup>中。例如:

(54) 他哩伢崽不曉得有好聰明呢他兒子非常地聰明!

(55) 銀子妹子常期在外頭講她哩老倌子有本事,曉得好有本事!你看咯,頭幾日聽門話是偷得電纜被抓起來噠銀子經常在外面吹噓她老公本事,沒本事!這不,前幾天聽人說他偷了電纜被抓起來了。(岳陽黃沙街鎮方言)

(56) 我不曉得好喜歡貓我很喜歡貓。

(57) ——他看着好像有點喜歡我。

——不曉得好喜歡恩他不喜歡你!(樅陽方言)

“(不)曉得好……”格式表示高強程度和否定的用法,顯然是祁東、東安方言“曉得”用法的來源,是“(不)曉得好……”格式用法,包括格式反語語用功能向格式成分“曉得”的轉移。也有轉移到格式中其他成分上去的,祁東方言格式高強程度用法轉移到“曉”上(“曉得”可以用“曉”替換,“曉得懶”也可以說成“曉懶”(周娟,2021。)),安徽樅陽方言格式兩種用法轉移到“不曉得”上,江西萬年方言格式高強程度用法轉移到“曉幾”上(姜其文,2023)。例如:

(58) 外面不曉得冷,別出去外面很冷,別出去。

(59) ——一天不見就不曉得好想恩一天不見就非常想你。

——恩不曉得想我你不想我,想我怎麼不給我打電話?(樅陽方言)

(60) 渠個屋做得曉幾好他的房子做得非常好。

(61) 軍伢曉幾想渠姆媽軍子非常想他媽媽。(萬年方言)

### 三、語法化的另一種方式

語法化是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成分的一種過程或現象(沈家煊,1994),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成分,通常被認為就是語義的虛化,它是語法化的主要過程或重要方面,是由語言使用中認知和語用因素引起的詞語自身的演變發展,虛化的程度決定着語法化的程度。這種通過自身語義演變發展來獲取語法功能的語法化,我們稱之為本體語法化,它是語言中語法意義和功能的最重要來源。除此之外,意義實在的詞獲得某種語法功能,轉化為功能成分,還可能通過另一種語法化方式,一種不通過自身語義演變的方式來實現。

吳福祥(2023)也注意到有些語法化現象並不涉及語義/功能演變,提出刪略可以引發語言演變,將刪略導致新的語法成分產生這一現象謂之刪略導致的語法化。認為刪略的操作域是

<sup>②</sup> 樅陽方言調查人為陳霞,28歲,學生。

一個由 X-Y 構成的二項式複合詞或短語（基本式），該二項式表達的是語法功能，通常是業已語法化了的語法詞或結構式。刪略後剩餘的形式 Y 或 X 大多是單音節的語法形式（刪略式），獨立負載刪略前基本式的語法功能，因而產生了一個新的語法成分。例如古漢語“若”的指示代詞用法，是由表近指的動賓結構演變為複合近指代詞“若茲”的刪略；宿松方言表達情狀、樣態或程度的樣態指示代詞“那”是雙音指示代詞“那裏”的刪略等。吳文列舉的刪略實例，限定於由兩個語素構成的語法性複合詞而非詞彙性短語，刪略的成分是語素而非詞項。“曉得”的語法化過程，也涉及到成分的刪略，比如完整形式的假設複句刪略“曉得”的賓語，變成只保留“曉得”的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隨州方言反問句中“啥曉得”格式刪略疑問代詞“啥”得到表示不確定義的“曉得”；祁東、東安方言表示高強程度、否定的“曉得”，就是“（不）曉得好……”格式的刪略。但是，與吳文的實例不同，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刪略的“曉得”賓語，可以是名詞性成分、小句、複句和句群；表示程度、否定的“曉得”刪略的是由動詞“曉得”與副詞“不”“好”等構成的多項格式，“（不）曉得”與“好”還不是在一個層次上。而且，就“曉得”具體的語法化表現來看，一是刪略更多地只是作為一種詞彙化手段，從形式上說明“曉得”這些功能用法的詞彙來源。同樣的格式通過刪略可以得到不同的詞彙形式，安徽樅陽方言兩種用法“不曉得好……”格式刪略後用“不曉得”表示，江西萬年方言高強程度用法“（不）曉得幾……”格式刪略後用“曉幾”表示，祁東方言高強程度用法“（不）曉得好……”格式刪略後還可以用“曉”表示。二是刪略無法說清新的語義功能的獲得來源和方式。假設複句“曉得”賓語的刪略只是為它提供了懸空的機會，卻無法提供假設關係義的由來；“曉得”的否定功能，也不是只通過簡單的刪略獲得的，在隨州方言中，它是“啥曉得……？”“啥曉得奈？”格式與反問手段結合後的結果；在祁東、東安方言中，它是“（不）曉得好……”格式與反語手段結合後的結果。至於副詞“可”表轉折、先後條件關係的聯結功能，連詞“回頭”表假設關係的聯結功能的獲得，更是刪略無法導致的。

Hopper 和 Traugott（2003）將語法化界定為“詞項或結構式在特定語境裏獲得某種語法功能，一旦語法化就會繼續發展出新的語法功能”。“在特定語境裏獲得”既可以採取語義－語用模式，特定語境促使詞項或結構式語義發生虛化，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語法成分。大多數語法化屬於這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為本體語法化；也可以採取語用模式，新的語義功能由外部語境賦予，與自身語義演變無關。“曉得”的語法化就是這一種方式，我們稱之為外賦語法化。

外賦語法化是指不通過自身語義演變，在使用過程中從所處語境獲取新的語義功能的語法化。與自身語義演變無關，並不是說與詞語語義毫不相干，詞語語義為創設語境提供了必備條件，但它與新的語法意義和功能卻不相干。新的語義功能是靠語境獲得的，實現的方式即語法化機制是轉移，語法化動因是“省力”和“明晰”兩條原則的互相競爭。

為了準確地表情達意，語言表達遵循“明晰”原則，詞項或結構式基於自身的語義功能與其他成分以及語法、語用手段共同創設語境，表達完整的語境語義。同時，上下文語境對語言的表達理解提供補充，在充分理解語境的前提下，語言表達儘可能遵循“省力”原則，當省則省，用最簡單的表達式表達完整的語境語義。“省力”和“明晰”互相競爭，豐富語言的使用，也推動語言的演變發展。“省力”造成語言形式的省略，省略後的形式要表達“明晰”的語義，完整的語境語義自然會轉移到省略的形式上，使得刪略而成的詞項或結構式獲得新的語

義功能，實現語法化；“明晰”要求形式完整、標記明確，為了“省力”，不增加專門的形式、標記，借用已有的語言形式，將語境語義轉移到已有的形式上，使得詞項或結構式獲得新的語義功能，實現語法化。

表“知曉、認識、明白”義的動詞（結構）“曉得、早知道”不可能通過語義虛化重新分析為假設標記，人們誤以為它是假設標記，是因為“曉得、早知道”處在一個二重假設關係複句中，由它構成的第二重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作為條件，與後續小句構成第一重假設複句。為了“省力”，“曉得、早知道”省略了上下文明確的賓語，與結果小句構成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使得“曉得”懸空；為了“明晰”，當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作為條件與後續小句再次構成假設關係複句時，複句關係需要通過添加關聯詞語進行標記，懸空的“曉得”恰好處於關係標記的習慣位置，句間假設關係好像轉移到它身上。但是，“曉得、早知道”引導的省略形式、緊縮形式假設複句還可以與後續小句構成因果、目的、轉折等其他關係，這些句間關係義並沒有在使用中與“曉得、早知道”完全對應並凝固下來，導致“曉得、早知道”沒有獲得新的語法意義和功能，還是動詞而不是假設標記。表確認語氣的副詞“可”，用於轉折關係複句的後一分句，對與前面小句意思相反或相逆的命題予以確認。為了“明晰”，由於“可”的強調功能而得以凸顯產生的轉折語境義要表達出來；為了“省力”，不專門創造關聯標記，而是借用處於關聯位置的“可”來標記，將轉折語境義轉移到語氣副詞“可”身上，使得“可”獲得表轉折的聯結功能。表先後條件關係的關聯副詞“可”、表假設關係的連詞“回頭”，都在使用中接受了句間關係義的轉移並凝固下來，實現語法化。

同樣，為了“省力”，隨州方言由詢問人的疑問代詞“啥”與動詞“曉得”構成的“啥曉得……？”“啥曉得奈？”格式刪略為“曉得”；為了“明晰”，“曉得”接受了“啥曉得……？”“啥曉得奈？”格式在反問句中結合反問手段構成的不確定義、感情色彩義和強調否定功能的轉移。為了“省力”，祁東、東安方言動詞“曉得”和副詞“不”“好”構成“(不)曉得好……”格式刪略為“曉得”；為了“明晰”，“(不)曉得好……”格式修飾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形容詞，用誇張的語氣、強烈的感情來強調程度高強的格式語義轉移到“曉得”身上；為了“明晰”，“(不)曉得好……”格式在對話的答語中與反語手段結合構成的委婉否定義、情感態度義和否定功能轉移到“曉得”身上，實現語法化，並最終使得“曉得”在漢語方言中具有疑似假設標記、不確定義、表示程度、否定等用法。

本體語法化和外賦語法化同為語法化的方式，詞項或結構式在特定語境裏獲得某種語法功能，可以通過本體語法化，也可以通過外賦語法化來實現；一個詞項或結構式可以採取兩種語法化方式獲得多種語法功能，一種語法化實現後可以採取另一種語法化方式繼續發展出新的語法功能。安徽樅陽方言通過外賦語法化，使得“(不)曉得好……”格式語義和功能轉移到“不曉得”上，表示程度和否定。“不曉得”與“(不)曉得好……”格式用法一樣，修飾心理感受動詞、能願動詞、形容詞，來強調其程度高強，或者在對話的答語中進行否定。除此之外，“不曉得”還能修飾行為動詞，在對話的答語中對動作行為進行否定。例如：

(62) ——恩剛好在逛街，個能把我也買件衣你正好在逛街，能給我也買一件衣服嗎？

——我不曉得把恩買衣我不會給你買衣服。

(63) ——一下天黑着，你把外頭晾的衣服收家來等會天黑了，你把外頭晾的衣服收到家裏。

——我有事，不曉得收我有事，不收。

這個新的語法功能採取本體語法化方式，在用法擴展中實現。

語言接觸而帶來的語法化也可認為是外賦語法化，語義或功能由其他語言（或方言）轉移而來，包括外族語言賦予和共同語、其他方言賦予兩種情況。外族語言賦予是指在與其他語言的接觸中，外族語言的某種語法功能轉移到本族語言的語法成分上。例如，北方方言中包括式“咱們”和排除式“我們”的對立，就來源於歷史上阿勒泰語系語言的影響（梅祖麟，1988）。共同語、其他方言賦予是指漢語共同語或某一方言中的語法功能在接觸中向其他方言語法成分的轉移。例如：一些方言中“給”與“跟”的語義糾纏現象，不是其自身演變發展的結果，而是明代南方官話“給”與“跟”使用上的混同在各地方言中的轉移。明代南方官話中，“給”與“跟”在其變化過程中受到通用的“與”的類化，由於“與”同時具有“給”與“跟”變化後的語義系統，且二者讀音相近，造成“給”與“跟”用法的混同。這種用法混同隨着日常行政、貿易、交往和遠方屯軍、移民造成的接觸，進入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地方言中（蘇俊波，2023）。

## 四、結論

我們通常熟悉的語法化方式，採取語義－語用模式，由特定語境促使詞項或結構式語義發生虛化，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的語法成分，這是一種基於自身演變發展的本體語法化。湖北鄂西北、隨州和湖南祁東、東安等方言中，“曉得”具有疑似假設標記、不確定義、表示程度、否定等用法，是普通話和其他方言中沒有的，與它本身的動詞用法差別較大，且在漢語史文獻中找不到來源及變化的過程。分析這些用法的產生來源和方式，我們發現如果試圖通過動詞（結構）的重新分析來解釋這些方言中“曉得”用法的語法化，我們很難找到“知曉、認識、明白”等動作行為義虛化為假設義、不確定義、否定義和高強程度義的途徑和中間狀態，也無法說清聯結、否定和表量功能的獲得方式與原因。因為它不涉及自身語義變化，而是採取語用模式，由所處語境賦予，是“曉得”所處的句法結構和環境共同作用並轉移到“曉得”身上的結果。“曉得”的語法化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語法化方式，與自身演變發展的本體語法化不同，是一種語義功能來自外部賦予的外賦語法化，其語法化機制是轉移，動因是“省力”和“明晰”兩條原則的互相競爭。

### 參考文獻

- 白新杰 2021 話語標記“早知道”的反事實與反預期——兼論普通話“早知道+S”的反事實虛擬句，《語言與翻譯》第1期。
- 陳 艷 2011《湖南岳陽縣黃沙街鎮方言的程度標記法》，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郭 光、陳振宇 2019“知道”的非敘實與反敘實——兼論“早知道”的語法化，《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
- 胡 靜 2018《湖南祁東縣方言否定形式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姜其文 2023 贛語萬年方言程度副詞“曉幾”及其跨層詞彙化，《語言研究集刊》第31輯。
- 蔣紹愚 2016《漢語歷史詞彙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宗江 2006“回頭”的詞彙化與主觀性，《語言科學》第4期。

- 呂叔湘 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梅祖麟 1988 北方方言中的第一人稱代詞複數包括式和排除式對立的來源，《語言學論叢》（第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 沈家煊 1994 “語法化”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 蘇俊波 2023 漢語方言的“給”“跟”混同，《華中學術》第1期。
- 蘇俊波、余樂 2018 語氣副詞“可”的核心語義，《漢語學報》第3期。
- 唐萍 2019 湖南祁東方言表程度義的“曉得+X”結構，《綏化學院學報》第6期。
- 唐萍 2020《湖南祁東方言否定義構式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吳福祥 2023 試談刪略導致的語法化，《中國語文》第3期。
- 曾芳 2016 湖南東安土話程度副詞“曉得”考察，《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8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周娟 2021《祁東方言的程度表達》，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Giora, R. 1995 On irony and nega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19): 239-264.
- Hopper, Paul & Elizabeth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 & Deirdre Wilson. 1981 Irony and the use-mention distinction. In Cole P. (ed.). *Radical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蘇俊波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 sjb27@ccnu.edu.cn

## The Usage of *Xiaode* in Chinese Dialects and an Alternative Way of Grammaticalization

SU Junbo

**Abstract:** In the dialects of northwest Hubei, Suizhou, as well as Qidong and Dongan in Hunan province, *Xiaode* has the usage of suspected functions as a hypothetical marker,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uncertainty, indicating degree, and negation, etc. These usages are absent in Mandarin and other dialects, and there is no trace of their origin or the process of their change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f we attempt to expla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usage of *Xiaode* in these dialects through the reanalysis of verbs (structure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find the ways and intermediate states through which the semantic meanings of action behaviors such as “knowing, recognizing, understanding” are evolved into abstract meanings such as hypothesis, uncertainty, negation, and a high degree of intensity. Nor can we clearly explain the ways and reason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connection, negation, and quantity indication. Through analysi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usages of *Xiaode* in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its suspected functions as a hypothetical marker,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uncertainty, indicating degree, and negation, does not involve changes in its own semantics. Instead, it adopts a pragmatic pattern and is endowed with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is use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action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Xiaode* is located, which is then transferred to *Xiaod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Xiaode* provides a new way of grammatical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tological grammaticalization of its ow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a kind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at semantic function comes from external giving. The mechanism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transfer, and the motivati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principles of “Saving effort” and “Clarity”.

**Keywords:** Chinese dialects; *Xiaode*; external giving grammaticalization; transfer